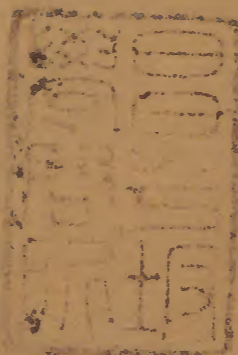


晦菴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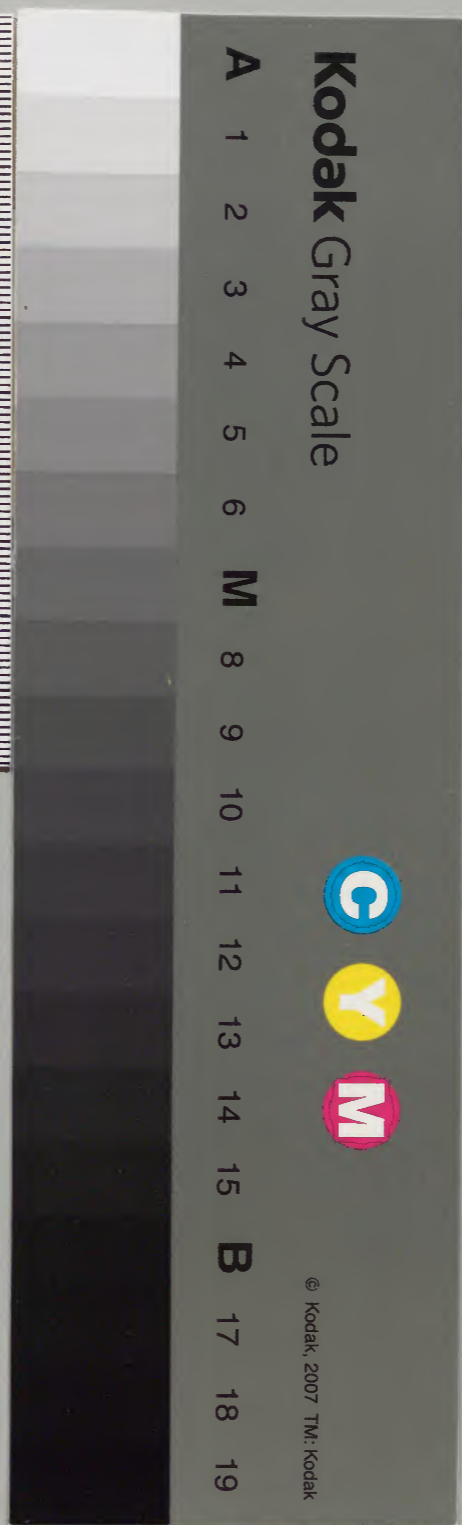
八十四之五



庫	文	閣	內
函	冊	號	類
三四	六四	三四九二	漢書

庫	文	閣	內
函	冊	號	類
三五	六四	三四九二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92
冊數	64 (50)
函號	315 136





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四

跋趙餘轄墓誌

淺草文庫

先王封建子弟蕃屏生室所以厚人倫而寧天下非獨私其為力於已而已下及漢晉莫不由之雖其治亂得失有不齊者然要為宗社久長之計也唐自明皇疑忌諸王不令出閭後遂相踵以為家法是以享有天下餘三百年而封子孫絕無間於今者然則神祖之出宗支以仕州縣其所以法前聖而鑒後王者聖謨遠矣以故靖康之禍近屬雖頗北遷而疏遠在外者往往能建勲績其抗羣盜拒仇虜而死其官守者亦不乏人若江東鈐轄趙公是已其孫崇遵出此軸以見示因得反復諸公所記弁感前事為太

息而書其後獨恨東萊呂舍人所撰碑銘今不復存當為
求之其家以附益之又記頃年守潭考其祀典有紹興初
年死難之士四人其一兵官趙侯聿之亦宗室子城陷巷
戰罵賊而死寇退事聞詔贈右監門衛將軍然皆未有廟
貌而寓祭他所因竊仰歎而深悲之即教綱紀并晉故刺
史譙閔王等立象奉祠而為請於朝不旬日間即蒙報可
賜其號曰忠節之廟德意所加神人歆動非獨諸君之
為有歸也今聞鈐轄諸孫且將自列求所以易其名者以
熹所為請額之事推之竊計厚骨肉之恩崇節義之勸
朝於此正有所不宜吝也譙王亦晉宗室事具本傳云
元丙辰七月庚子具位朱熹謹書

跋劉雜端奏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為堯舜之君下則
其民為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縈身以去豈其
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
為苟去甚或眷戀徘徊三宿而後出境其於君臣大倫恩
義之際篤矣固不以苟得一時之虛譽為喜而輕去之也
今觀熙寧雜端劉公之奏議知其致君澤民之願勤懇切
至不啻其身之疾痛觀司馬文正公之遺帖見其忠君愛
國而相勉以正之意又不勝其拳拳也嗚呼盛哉然而道
勝名立之言或者猶竊病之以熹而慮彼蓋有激而云爾
不然夫豈不知既有其實則名自隨之在我固有不得辭
者而當時風俗之厚習尚誠慤亦不以是為嫌也又况忠
賢去國一時之心固不能無慨然者同志之士憂之過甚

恐其以是而不能鬱鬱以久也則姑爲是說以寬譬之是
乃忠君愛國之尤者而猶深有望於他時也豈以近名爲
累而故爲回隱以避之哉劉公之事紹興大參晉陵張公
記之已詳一時衆賢又從而推明之亦皆足以見其鄉慕
之意矣公之世孫君房又出以示熹使得託姓名焉自
惟晚出何敢復贊一詞於其間特因或者所疑而妄論之
以附于後云慶元丙辰八月戊申朔朱熹

跋張忠確公家問

熹嘗銘張忠文公之廟因得讀其遺書而歎慕其風烈今
又得觀公子忠確公汾州家問尤深敬仰竊惟國家承平
百年德隆澤茂世臣喬木不爲無人而一旦危難之際處
義之節乃獨萃於張氏之一門其亦盛矣公之大節

天白日固不待贅述而后明而熹獨於其筆札之精
其神氣之安閒於其家人父子之間見其誓死之外唯以
收卹遺孤爲寄而無一毫內顧下流之私也嗚呼非其胸
中有以大過人者何以及此先覺有言慷慨殺身者易從
容就義者難若公之死其真所謂從容就義者邪公孫行
儉因友人余克忠以此軸見視三復以還爲之感涕因敬
識其後云慶元丙辰十月己巳

跋東陽郭德輔行狀

東陽郭君德輔將葬其子淇不遠數百里過予於建溪之
上狀其行事一通以請銘而今四明帥守林公和叔前太
府丞呂君子約又皆以書來言君之爲人如狀不誣可銘
無愧也予雖不及識德輔然以二君子之言而讀其狀見

其好學樂善之誠忠厚廉退之實心固樂爲之書顧念比
以多病心目俱衰凡銘之請所諾而未及償者前後以十
數所辭而不敢諾者又不止此今復安敢越次開端以來
怨詈因謝不能而其請益堅予悲其意乃爲書其行狀之
後如此而歸之抑林呂二君子皆非輕許人者其言固足
以信後世矣又何埃於予銘哉慶元二年九月丁丑朔旦
新安朱熹書

跋許侍郎詩卷

侍郎許公經事綜物之才見於已試其爲文章蓋直吐胸
胸中之蘊未嘗屑屑焉爲如是之言也其孫建陽丞公規
熹以公手書詩卷觀其長篇大句固自雄健豪逸磊落
人而新宅書懷近體諸作又皆律切精穩不留縫罅亦足
以見其才力之有餘無所施而不可矣熹與公俱河東人
所居微饒之間相望不百里獨恨生長閩嶠不及識公
於此廼獲窺其筆蹟而因以得其爲人豈非幸耶慶元
丙辰十月丙午朔旦婺源朱熹書

書河圖洛書後

世傳一至九數者爲河圖一至十數者爲洛書考之於古
正是反而置之予於啓蒙辨之詳矣讀大戴禮書又得一
証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
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爲洛書矣閣皂其君
叔懷欲刻二圖山中覽者未必深考又當大啓爭端聊書
以諗之慶元丁巳上元節日遜翁書

書萬君行事後

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取士者先文藝後材實於是野多遺賢朝多曠位而治具民俗每不能無愧於前世讀正父所論著其舅氏萬君之行事而以視於當世之人材其亦足以觀矣正父好古多學深有志於治道而其筆力從橫詞氣雅健又如此亦所謂似其家姓者耶

跋呂范二公帖

後山談叢記蘇端明當國恤時與人書疏疑於當慰與否而能乃載前輩往還慰狀以正之今觀呂正獻公帖乃知當時此禮固已通行亦臣子之心不能已者不審蘇公何所疑也仁宗皇帝慈儉之德冠冕百王而因山之奉頌若此豈其心哉宜乎老蘇先生有華元樂舉之譏而忠公韓公不敢辭其責也然此帖所云置司裁損仍是韓公

國時事亦足以驗其悔悟之實矣此其所以為韓公者耶
呂公幅紙之間愛君及民拳拳不舍其於劉公心期所會必有不約而同者覽之令人感歎不能已范忠宣公平淡忠恕雅不欲以智名勇功自見故熙豐間授鉞臨邊數被譙讓觀第二帖可槩見矣然迹其平生排濮議爭新法干忤君相無少顧避最後論採元祐諸賢卒與同貶蓋終身無所屈則又豈非所謂仁者之勇哉其於劉氏姻好綢繆蓋亦聲氣之同非苟然者子夷得其家學之傳不卑小官直道自信東萊呂舍人亟稱之覽者其亦考焉慶元丁巳中元節前二日朱熹敬書

跋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後

願謹詣行館拜謝長官秘書十月日河南程頤狀

正為遂寧戶椽友人王君世重數數為正言城西傳
君光家藏先正韓范諸公手蹟甚富廼祖大夫公嘉
祐初實見瀟溪周先生于合陽求教先生手書家人
良遇等說贈之其後程太中公知漢州大夫公時為
邑西川又得交伊川兄弟間手筆相問往往皆在正
每見王君必悉意咨懇屬以訪求周程諸先生手蹟
慶元二年正月四日王君忽自山中來謁講禮已袖
出伊川先生手狀一幅徐加考訂殆先生入蜀時筆
也大夫公集以為日記冊此版起六月終七月十六
日內載王氏父子呂氏兄弟遷擢蓋熙寧間日報作
細字背面皆蒲先生字處闕之獨得不謾又問瀟溪
書曰亡矣正且悲且喜謂王君曰正不敏讀諸先生

遺書學其學求其道今十年餘矣每見留時一事一
物如南國之棠曲阜之履旁皇不忍去之也今此紙
幸脫於敗爛之中然諸先生所以開示後世者世方
以為奇貨安知叔孫武叔輩見之不遂投之水火耶
為我謝傳君正奉藏之俾勿壞其年秋傳君來言曰
先生之書謹如命大夫公諱耆字伯壽名在元符黨
籍先字用之世屋字叔載後學樂活度正謹書

傳君周旋周程師弟子間知所主友而伊川先生手刺謁
謝為禮亦恭則其人之賢不問可知度君求訪之勤意欲
甚美瀟溪先生往還遺蹟計其族姻閭里之間猶有存者
度君其廣詢之當可得也嘗讀明道先生顏樂亭詩其卒
章曰并不忍廢圃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然則熹之

李公集 卷之四 張敬夫 張毛
所望於度君者又不專在於此也度君其益勉之哉慶元
丁巳七月二十二日朱熹書

跋張敬夫與馮公帖

此張敬夫與縉雲馮當可書也味其詞意知其一時家庭
之間定省從容未嘗食息不在中原之復令人感慨不已
馮公獨不及識然嘗見故端殿汪公甚推重之近得其文
集讀之論議偉然而所論人主正心親賢為所謂建極者
明禹箕之傳破諸儒之陋乃適與鄙意合尤恨不得一見
其面目而聽其話言也慶元丁巳七月二十五日新安朱
熹書于建安坤峽之野店

跋孔君家藏唐誥

關里裔孫孔仲良以鄉貢明經仕唐正元大和間至蒲

今卒官因家焉子孫散居民伍無復顯人紹興中熹之友
拙蒼吳任授室其門問以其家所藏告身家牒世譜相視
皆唐世舊物牒又其應舉時所通具列三世官諱獨曾祖
文整名見譜中乃襲文宣王齊卿之別子而齊卿寔先聖
第三十有七世孫也考之元豐版本襲封家譜皆合推而
下之得莆田令君則為第四十有一世矣牒頗殘缺無州
里而以汝州之印款其縫視其告則以為泗州連水縣臨
淮鄉進賢里人豈其寓於汝耶告身凡七通其二為令君
之父丞公所歷南頓潁水二縣尉其五為令君明經冬集
全椒尉青陽丞及莆田考課皆尚全好獨莆田令為謄本
而其家自令君至此又已傳九世矣熹得其書審訂不謬
乃以告於莆守傅侯自得令丘君鐸請得更其版籍為至

聖文宣王第四十九世孫孔宜戶二公欣然許諾即施行之時紹興二十五年乙亥歲也後二十有六年宜之子幼夏乃以鄉舉試禮部又數年知縣事廖德明為摹刻其告於縣齋然其跋語以令君為三十八世則為小差幼夏以其墨本來因記舊事輒為書之且使摹其家譜世譜及南頓溧水二告并刻于家而附以令君以來世次之屬使後有考云慶元丁巳中秋日朝奉大夫朱熹書

跋孔毅夫談苑

孔毅夫談苑清江張元德藏其手藁然多是抄取江鄰嘉祐雜志中語此本方是一傳以失校已多脫誤又世一孔書有珩橫新論者多是類集古今事實之近似者而一本附記近世見聞數十事自趙獻公以下無不遺其

曾細考之筆勢不甚相似或好事者附益之感亂後生可惡也因閱此帙筆其後以曉之慶元丁巳八月晦翁

跋十七帖

官本法帖號為佳玩然其真偽已混殺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顛者極為可笑唯此十七帖相傳真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間得不殺亂此本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一一從自己曾襟流出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書詞問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蓋深有意於遊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耶因念頃年廬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

羊廟記憐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留訖無補報而徒失西遊之便每以為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倦遊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熹記

跋杜工部同谷七詞

杜陵此詞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顧其卒章嘆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

跋李伯時馬

觀龍眠飛騎圖及讀延之廷秀大防三君子佳句因思法雲秀公語尤物移人甚可畏也慶元三年孟冬八日朱熹仲晦父

跋東坡書李杜諸公詩

東坡此卷考其印章乃紹興御府所藏不知何故流傳

間弄玩再三不勝敬嘆但其所寫李白行路難闕其中間八句道子胥原陸機李斯事者此老不應有所遺忘其刪去必當有說老翁并詩在老蘇送蜀僧去塵之前必非他人之作然不見於嘉祐集亦不省其何說也彼欲并中老翁改顏易服不使人知而後篇邊有燕瘦廢彈之嘆何耶然其言怨而不怒獨百世以俟後賢而不惑則其用意亦遠矣哉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觀玉山汪季路所藏而識其後如此云

跋杜祁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杜公以草書名家而其楷法清勁亦自可愛諦玩心畫如見其人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觀

跋東方朔畫贊

平生所見東方生畫贊未有如此本之精神者筆意大槩與賀捷表曹娥碑相似不知何人所刻石在何處是可寶也朱熹仲晦父

跋蔡端明寫老杜前出塞詩

蔡公大字蓋多見之其行筆結體往往不同豈以年歲有蚤晚功力有淺深故耶巖壑老人多見法書筆法高妙稱此為勁健奇作當非虛語慶元三年十月戊寅朱熹巖壑再題勢若飛動可見字隨年長也

跋果道士畫

頃年見張敬夫家藏吳天觀壁草卷與此絕相類但人物差大耳此卷用紙而不設色又有補畫頭面手足應亦是草本也張氏所藏本出長安安氏後有張某

云其兄弟析產分而為二此特其半耳頃經臨安之火今不知其在亡而此卷斷裂之餘所謂天龍八部者亦不免為焦頭爛額之客豈三災厄會仙聖所不能逃耶是可笑也美筆之妙冠絕古今蓋所謂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者茲其所以為畫聖與李路所藏法書名畫甚富計無出其右者既以得觀為幸因記歲月於其後時慶元丁巳十月十日己卯也朱熹仲晦父

襄陽張舍人筆法出其家存誠子先君子甚愛之而世莫之貴也因覽遺墨不勝悲歎熹謹書

跋歐陽文忠公與劉侍讀帖

歐陽公與劉侍讀尺牘一卷汪季路持以見示因得竊觀前輩之笑談風味於此猶可想見其彷彿然當是時朝廷

清明風俗醇厚國家致治之美莫此為盛而公猶有薄惡之歎蓋其所不可及者獨有嫉善之言不勝公論此為治亂之分耳三復之餘掩卷愈而記其後李路其謹藏之慶元三年十月己卯書

跋舊石本樂毅論

沈存中筆談云皇祐中嘗於高紳之子錢塘主簿安世家見此石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為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存中所記與歐陽公不同如此廷之所謂錫山徐氏者豈又得之蘇州富家耶廷之又謂損泐模糊則石雖幸存亦無復如此本之清勁矣續閣帖中所刻全文又不知所自來頃年曾於折子明家見其所藏舊本筆意絕類徐

皆非此本之比也慶元丁巳十月己卯朱熹

跋東坡祭范蜀公文

汪李路所藏蘇文忠公祭范忠公文葉慶元丁巳十月己卯朱熹觀于考亭溪居

跋富文忠公與洛尹帖

富文忠公與洛尹帖以史考之尹者李中師也熙寧元年公自河陽被召入京以病請汝而歸過洛少留連遭三喪赴汝後又一遭喪制子云喪骨肉大小四口是時李以天章閣待制知河南府營奉應天會聖兩神御殿故此一帖自言附庸悲惱而贊李二役畢工者為第一公既至汝神廟遣中貴人馮宗道挾大醫陳易簡來治足疾故此一帖言中瑤大醫者為第二移囚不知何事馮來恐亦即宗道也故此帖為

第三明年被召入相故此一帖云詔使到郡即交州事辦
行而東者為第四三年李自權三司使進龍直再尹洛故
此帖致賀始稱龍圖給事者為第五四年公在亳州坐不
散青苗罷歸洛未至改判汝州故此一帖言近赴小邑勝
於窮坐里閭且感君相厚恩而恨不得時奉談笑者為第
六公至汝不久即請歸洛故此一帖言擇日就第者為第
七既而告老遂以司空使相致仕故此一帖答其封示單
報者為第八凡十三帖其歲月先後可考者如此其餘以
亦皆是在洛時往還者蓋李之事公不為不謹而公之遇
李亦不為不厚矣而其後李因奉行免役之令乃籍公戶
使出泉同於編氓以媚用事者小人觀時徇勢反覆異
何世無之覽此卷者可為發一大笑也慶元丁巳十月

熹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
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
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
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
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
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熹於
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慶元丁巳十月庚辰朱熹
跋朱希真所書道德經

巖壑老人小楷道德經二篇精妙醇古近世楷法如陳碧
虛之相鶴黃長康之黃庭皆所不及唯端石喻公之典引

卷之六

文獻卷之六

三

郭

諸書爲可方駕耳。李路得之遠以相視，恨目已昏，盲不得盡見其妙處，把玩不足，因記其後而歸之。李路能攻石傳，刻以與好事者共之。即大幸，蓋此書難得，善本讀此數章，似少謬謬，又爲可傳也。慶元丁巳十月庚辰，雲臺子私記。如儼若客，語意寂精。今本多誤作容，殊失本指。此本爲不誤也。

跋趙清獻公家書

趙清獻公之爲人，公忠孝慈，表裏洞徹，固所謂無間然者。然其晚歲學淨屠法，自謂有得，故於兄弟族姻之間，無不以是勉之。前後見其家間手帖多矣，如此卷稱其弟心已明，瑩見性復元，教其姪以不失正念，要使純一不雜，又教以公私謹畏，踐履不失，便是初心佛事，且引古人二業淨，即佛出世之語，以爲此亦直截爲人處，則與今之學佛者大言滔天而身心顛倒，不堪著眼者，蓋有間矣。嗚呼！聖學不傳，其失而求諸野者，若此，尚爲有可觀也。予是以表而出之。慶元丁巳十月十一日庚辰，朱熹記。

跋湯叔雅墨梅

墨梅詩自陳簡齋以來，類以白黑相形，逮其末流，幾若禪家五位正偏圖頌矣。故湯君始出新意，爲倒暈素質，以反之。而伯謨因有冰雪生面之句也。然白黑未分時，一向畢竟未曾道著。詩社高人，試各爲下一轉語看。湯君自云得其舅氏楊補之遺法，其小異處，則又有所受也。觀其醞藉敷腴，誠有青於藍者。特未知其豪爽超拔之韻，視牢之爲何如爾。病眼眵昏，不能覈論，故願與諸君評之。戊午三月。

病起藏書

跋王信臣行實

慶元紀號之初余友吊子約謫居廬陵間遣詞其動息子約報書具言罪大責輕念咎之餘復何所道獨所寓居得王氏別館有臺榭花木之勝而江山雲物晨夕萬變足以遊目騁懷尤過望不落窠臼因極道王君之為人以為好賢樂善所交盡其鄉之名公卿才大夫又能同其憂樂不隨世俗為俛仰既又以書來稱王君之子峴為方有意於學謂余當有以告語之者峴亦以書來贊甚勤余讀之信子約之言不誣也無幾時子約內徙高安以卒而峴亦以王君之沒來赴且述其事狀一通而以銘墓為請余言疾久廢筆研既弔且謝不能而峴請益堅乃記其後而歸之

以見余意又以見峴之狀君詞有不盡而無所溢也
戊午中冬丙申朔旦雲谷老人朱熹仲晦父書

跋程沙隨帖

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說文欸磨也亞改切又馬開切史記范增撞破玉斗曰啖說文啖膺也烏開切二字音義並同如歎與嘆欸與咳實一字耳其聲則皆楚語也故无次山有欸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間作柳文舊本作靄與音上字正協亞改之聲集韻亦於皆韻收啖字海韻收欸啖二字為一其說蓋與說文不異但乃字之讀如禩者未有考耳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或寫欸為款則其設益甚矣歌乃○唐肅宗中興之業上比漢東京固有愧而下方晉无帝則有餘矣故許在

宋本
卷八
一

永之言如此蓋亦有激而云者然无次山之詞歌功而不
 頌德則豈可謂無意也哉至山谷之詩推見至隱以明君
 臣父子之訓是乃萬世不可易之大防與一時謀利計功
 之言益不可同年而語矣近歲復有諂子妄為刻畫以謗
 傷之其說之陋又許公所不道直可付一笑云語溪○頌
 公剛毅忠烈得之天資與其學之不絕而諂道佞佛自不
 相掩有志於道者師其所當師而戒其所可戒可也淺聞
 卑論易以濁人不足為法覽者詳之山詩○余少嘗學書
 而病於腕弱不能立筆遂絕去不復為今觀沙隨程文忠
 卷饒娥一紙蓋有意於黃絹之碑者亦可愛也饒娥者
 小廟在樂平縣東二十餘里余嘗特往沃茗酌之震闕已
 不復存矣因語州縣宜增葺之且為請敕額列祀典而大

有標者甚可歎也辨饒○余嘗為沙隨言孝經獨篇首六
 七章為本經其後乃傳文然皆齊魯間陋儒篡取左氏講
 書之語為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處傳者又頗失其次第
 殊非大學中庸二傳之儔也程文報書云吾嘗聞之玉山
 汪公亦若吾子之言是也今覽其手書遺論因記其語於
 後云孝經

慶元戊午十一月二十六日劉用之為劉伯醇携此
 卷來求跋為書以歸之

書鈞臺壁間何人所題後此詞實亦先生所作

不見嚴夫子寂寞富春山空留千丈危石高出暮雲端
 想象羊裘披了一笑兩忘身世來挿釣魚竿肯似林間
 翻飛倦始知還中興主功業就鬢毛斑驅馳一世人物

相與濟時艱獨委狂奴心事未羨癡兒鼎足放去任疎
頑爽氣動星斗終古照林巒

頃年屢過七里灘見壁間有胡羽中文題字刻石拈出嚴
公懷仁輔義之語以厲往來士大夫未嘗不為之摩娑太
息也然亦不能盡記其語後數十年再過因覓其石則已
不復存意或者惡聞而毀滅之也獨一老僧年八十餘能
誦其詞甚習為予道之俾書之冊比予未久而還則亦為
好事者裂去矣因覽兩峯趙使醉筆釣臺樂府偶記向所
嘗見一詞正與同調并感胡公舊語聊為書此慶元己未
人日雲谷老人云

釣臺故有范公記文詞義甚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中間
有江表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為得體而粗述其以
題軒客星命閣之意名義亦為高雅今屢經火不知
石尚存否也近年乃有作記力辨嚴公非詭激素隱者
邵康節作安樂窩中好打乖詩明道程先生和之曰時止
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而康節又復之乃有安知
不是打乖人之句此言有味也使嚴公而可作當為此發
一大笑云

跋呂氏歲時雜記

右呂公歲時雜記熹得而伏讀之既於周退傳陸放翁之
所嘆竊亦深有感焉又意公之為此亦前賢集錄方書之
遺意也然則後之君子又將有感於余言也夫慶元己未
二月辛巳新安朱熹書

跋張安國帖

安國天資敏妙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其作字多得古人用筆意使其老壽更加學力當益奇偉建陽張大夫珙藏此紙間以視予展玩恍然如接談笑書其後而歸之慶元已未三月八日

跋山谷宜州帖

山谷宜州書最為老筆自不當以工拙論但追想一荷忠賢流落為可歎耳雲谷老人因覽竊識慶元已未三月八日

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圖

米老下蜀江山嘗見數本大略相似當是此老習中丘壑最殊勝處時一吐出以寄真賞耳蘇文粹中鑒賞錄云語尤勝頃歲嘗獲從游今觀遺墨為之永歎慶元已未三月八日

月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蔡端明帖

蔡公書備衆體此卷評書一紙獨有歐虞筆意甚可愛也慶元已未三月八日雲谷老人觀縣大夫張侯所藏為識其後

跋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文忠公與蔡忠惠公手帖前輩交情篤厚語意真實於此可見慶元已未三月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書

跋東坡帖

東坡筆力雄健不能居人後故其臨帖物色牝牡不復可以形似校量而其英風逸韻高視古人未知其孰為後先也成都講堂畫象一帖蓋屢見之故是右軍得意之筆豈

公亦適有會於心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朱熹仲晦父觀
求福張氏所藏墨蹟歎賞不足因記其左方

跋曹南豐帖

余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竟以
才力淺短不能遂其所願今五十年乃得見其遺墨簡嚴
靜重蓋亦如其爲文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彭監丞集

余頃使浙東時諸郡民以保伍之役不便相與自言者衆
獨台之臨海爲無有問其故則曰前此縣令彭君視其聚
落之貧富而稍正定其疆理使貧里得免頗役之苦以故
皆樂趨事無所爲訢余念聚落貧富之不均最爲役法大
害間者雖設歇役年歲倍半之差而猶有所不通今彭君

所行雖律令所無有然亦非有禁也真可謂得法外意矣
間頗推其法於他郡縣人果皆以爲便後以按事至台留
甚久聞臨海士民稱彭君之政不容口曰吾邑數年之前
唯顏侍郎度爲有去思而近歲乃得彭君其惠愛惻怛酷
相似而綜理詳密殆過之既又得其所爲戶口財賦之書
讀之益知彭君之志不但爲百里規模而已也然余自是
罷歸不復出者累年亦聞彭君登朝出守持使者節而竟
不及試以卒每深以爲恨也慶元己未君之中表林生補
持此集及葉卿所撰墓銘過余三復感歎因書疇昔所聞
以附焉以爲有志於民者尚有取也三月丁丑旣望新安
朱熹書

跋劉司理行實

長樂劉砥及其弟礪相與來學累年于茲更歷變故志尚愈堅察其居家孝友交朋友信實臨事謹畏不敢畔繩墨知其教習之有素也一日出友人趙君昂父所狀其先府君行事一通因以銘墓為請余讀其文考其事有以信余所知之不繆矣然余久以疾病憂畏不能文比年以來所辭且十數家以故雖知劉君之賢而不能有以少答二生之意獨識其後而歸之後有君子尚有以識此心也雖然二生勉旃尊聞行知而有以卒就其德業則所以顯揚其親者於是為大銘之有無初不足為重輕也慶元己未四月乙酉新安朱熹書

跋家藏劉病翁帖

病翁先生壯歲棄官端一味道一室蕭然無異禪納觀

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熹蚤以童子懷心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而熹竊窺觀見其自為與所以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有請焉先生欣然嘉其有志始為開示為學門戶朝夕誨誘疊疊不倦其後先生屬疾熹適行役在外亟歸省問先生喜甚顧而語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吾子之來歸也自是日奉湯藥先生所以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為具道平生問學次第傾倒亡餘一日從容因出詩一篇見授先生性不喜書常時詩文率多口占使諸生執筆獨此與贈劉致明丈長句皆手書之其意可見也贈劉詩有小几清香慰臨別極知了了萬緣輕尾諦然亦為汝更之既又發故篋得碎紙數十皆平日省躬自厲之言稍以先後次為一篇命熹與同舍生黃銖筆

之復取閱視手自更定數十字間不一日遂啓手足諸子
妹乃共發其先所緘封遺書數幅皆燹未歸時所留處畫
庶事遍及遺孤復有片紙屬燹爲作張公書未有勉力大
業之語燹始得泣受而寶藏之以至于今不敢失墜然而
躬行不力老大無成不能有以仰副當日付授之意抱此
愧恨每念將無以見先生於地下今病已力何所復云姑
取遺墨聯爲一編而序其本末以示子孫且以示諸同志
使於前脩景行之懿知所跂慕而又視燹之慵惰亡聞以
爲前車之戒也燹字无晦亦先生所命其祝詞具在以素
臨終手筆別附他卷先生沒以紹興十七年丁卯後五十
三年慶元己未五月丙申門人朱燹謹書

跋病翁先生詩

月高夜鳴筆聲從綺窓來隨風更迢遞縈雲暫徘徊
餘音若可玩繁弦互相催不見理筆人遙知心所
寧悲舊寵棄豈念新期乖含情鬱不發寄曲宣餘哀
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頽每恨聽者稀銀甲生浮埃
幽幽孤鳳吟衆鳥聲難諧盛年嗟不偶况乃容華衰
道同符片諾志異勞事媒栖栖墻東客亦抱凌雲才
此病翁先生少時所作聞筆詩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
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首節華暢一
時輩流少能及之逮其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
家則已稍變此體矣然余嘗以爲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
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進如學詩則且當以此等爲法庶
幾不失古人本分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

變亦大是難事果然變而不失其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古本舊法以終其身之為穩也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嗚呼學者其毋惑於不煩繩削之說而輕為放肆以自欺也哉己未五月二十二日

書先吏部韋齋記銘并劉范二公帖後

右劔浦羅先生仲素為先君子作韋齋記而沙陽曹又公德又為之銘家藏遺蹟數十年矣恭惟先君子名齋之不唯自警乃其所以垂裕後人者蓋亦至深至厚而無以加焉竊踐脩不謹陷身危辱今病且死大懼無以奉

下故敢收輯遺文藏之家廟以示子孫使永永未至夫墜庶幾得以少伸省愆念咎之萬一其橫渠西銘寔外舅草堂劉先生所授首尾有先生手筆二十字造字視辭病翁劉先生所作及祕閣范公手帖今皆以附于後三公皆先君子執友其所以教熹者今皆不能有以副也慶元己未五月丙申孤熹敬書

書先吏部與淨悟書後

熹啓比獲從容良慰北巖重勤遠出伏暑中特得雨法體多福安下處未欲遽以干人須決成入城即自有書信去城中數日人事紛紜歸來靜坐累日意緒始復舊霽監寺不別書空石斗一枚付去人謝諫去若借得兩人即分付兩籠令共舁來不然即且取古

田禹字紙五軸付謝諫來及珙首座並煩致意未相
見加愛閏月三日某啓上尊勝長老淨悟見世美尼
第致意城中滾滾不款未及爲書

先君子少日喜與物外高人往還而於淨悟師爲尤厚後
嘗爲記尊勝佛殿今刻石具在可考也淨悟建陽後山人
晚自尊勝退居南山雲際院一室脩然禪定之餘禮佛以
百萬計年過八十目光炯然非常僧也常爲余道當文
趙清獻學佛事其言收斂確實無近世衲僧大言欺世之
病以是知先君子之厚之非苟然也古田林生蒙正持此
卷來捧玩手澤不勝悲感因爲略記其本末云慶元己未
六月既望雲谷朱熹謹書

跋德本所藏南軒主一箴

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
刺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
矣誦敬夫之箴者要當以識此意云慶元己未初伏雲谷
老人書

題吳和中感秋賦後

和中感秋作賦既發深省乃欲逃之麴蘖之間取適以碩
果不食者厲之可謂得朋友之職矣顧予姦僞排擯之餘
何足知此二君子其相與切磋之時有以見警焉則區區
之望也慶元己未八月既望雲谷老人書

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怪石

蘇公此紙出於一時滑稽詼笑之餘初不經意而其傲風
霆閱古今之氣猶足以想見其人也以道東西南北未嘗

寧居而能挾此以俱寶玩無斃此其意已不凡矣且不以
視王公貴人而獨以誇於畸人逐客則又有不可曉者雲
谷老人因覽為識時慶元己未仲秋既望

愚叟之墓已有宿草矣撫玩遺墨相視感慨泫然久之
若歸羗廬以視西坡當同此嘆也

愚叟謂子也
愚寺自號大愚老
叟西坡謂黃商伯

跋劉子勉行狀

余自為童子時得見大夫公於病翁先生之側聞其自誦
所為程試之文意氣偉然音節華暢已知敬愛其人後因
墓觀於公之鄉始得從公遊好款密見公君家居鄰言行
之詳及聞其所以施於官政者表裏殫盡莫非忠厚篤實
慈惠恭儉之意於是始益心服其為人及公之沒其

亦以此書蓋將使志其墓會余方有幽憂之疾不遑序次
然三復其文而參以平生所聞見蓋無一詞之非實也顧
念歲月逾邁後生之及見前輩者日加少而俗愈媮也為
之太息而識其後云新安朱熹書

跋吉水周君家藏訴牒

吉水鄉貢周君訴牒七通其家寶藏閱八世餘二百年矣
覽者不暇尋其端原一旦丞相益國公表而出之為之稽
考歲年推校事實上及正朔名諱至纖至悉於是周君之
事得以備見其本末其後之人可以益嚴奉守而無所事
於他求矣而其孫洽乃徧以屬其鄉黨知名之士悉使贊
述而揄揚之是則已病於贅而意猶未已又復不遠千里
負綠紹介以諉於余此其為賢豈不又甚矣余欲謝而却

之又念無以答其累舍重趺之勤乃書此以諭焉生其持歸杜門讀書求其所未學者以繼乃祖之業毋庸復爾奔走請謁而求無所用之跋語以老歲月為也噫若余之言固亦無所用者然使生因是而有發焉則猶足為有用也夫慶元己未三月甲子新安朱熹

跋山谷草書千文

李端叔崇寧三年八月一日題云紹聖中詔元祐史官甚急皆拘之畿縣以報所問例悚息失據獨魯直隨問為報弗隱弗懼一時栗然知其非儒生文士而已也

紹聖史禍諸公置對之辭今皆不見於文集獨嘗於蘇公家得陸左丞畫一數條皆詆元祐語也其間記黃太

欲書玉荆公勿令上知之帖而已力沮止之黃公筆墨善至曰審如公意則此為佞史矣是時陸為官長以是事竟不得書而黃公猶不免於後咎然而後此又數十年乃復頽彼之言而事之本末因得盡傳於世是亦有天意矣惜乎秉史筆者不能表而出之以信來世而顧獨稱其詞筆以為盛美因觀此卷李端叔跋語為之感慨太息輒記其後若其書法則世之有鑒賞者自能言之故不復及云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雲谷老人朱熹記

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

東坡老人英秀俊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百世之下觀此畫者尚可想見也

跋陳大夫詩

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自視哆然若有餘而其責報也欲然常若有所不足所以善日消而惡日長卒以陷溺於利欲之橫流而不自知也大夫陳公廉靖自守不肯屈意權門寧俯首於下寮終身而不悔比其晚歲僅以年勞得官其世而所以省身知足之意見於短章者乃如此其志念之所存與庸者遠矣嗚呼子孫之賢其亦深念而敬守之也哉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新安朱熹識

跋進賢傳君行實

從政進賢傳君既沒將葬其子脩抱其行實一通不遠千里辱以顧予流涕言曰先人蚤歲有志功名之會中關幸遭罹國難蓋嘗解儒服以事戎行實從宣撫岳公遂許洛之間屢以捷告上功未報而南北通和岳公遂

口失兵柄得奇禍先人為之感慨憤激棄其官勲以歸故里復治家人生產作業教子讀書酌酒賦詩以自排適然不知其身之老也晚值慶恩三蒙錫命之寵遂易文階老壽康寧閭里嗟歎今者不幸至於大故不肖之孤銜哀忍死以奉窆窆之事既有期矣顧恨未得當世之大人君子發其潛德之幽光傳之久遠以覆露其後嗣是以匍匐而來再拜以請于執事惟公幸哀而與之銘則死者有知亦無恨於泉下矣予視其冠履應禮而戚容與之稱言詞懇懇情旨酸辛為惻然動心焉知其平日習於賢父兄之教訓也以是雖不及識傳君而於此得其為人顧念罪戾之餘言語不足以取重當世而疾病摧頽意緒荒忽亦無復心力可以治筆研作文詞矣特以其遠來泣請之哀不

可以不答也。因為書此于行狀之後，使弁以視來者云。慶元己未十一月辛丑，新安朱熹書。

跋大父承事府君行狀

右先大父贈承事郎府君行狀，先君太史吏部贈通議大夫君所撰也。當時既以請銘於政和主簿盧君黈，未及鑿石而群盜蠡起，文書散逸。於今僅存半藁，不可復刻矣。竊惟念吾家自歛入閩，而府君始葬於此，不可使後之子孫不知其時世歲月與其所以積德垂慶，開祐後人之意，敬立石表，刻狀下方，立于墓左。先世墳廬在婺源者，及祖妣孺人以下別葬所在，亦具刻于碑陰。使來者有考焉。盧君字師予，老儒博學清謹，有馴行定宅者。弋陽金生字確，然亦廉節士，頗通方外之學。姓字皆見先集云。慶元五

年十一月甲子，孝孫具位熹謹記。

跋楊子直所賦王才臣絕句

王肇詰輞川添園詩云：古人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余深愛之，而以語人，輒無解。余意者，今讀子直此詩，而於南谷之篇，竊有感焉。因識其後，復以寄才臣，果以為何如也。慶元庚申正月二十八日，晦翁書。

揚詩曰：南山高且明，其下有深谷。文豹識顯藏，終朝霧如沐。

跋黃壺隱所藏師說

盱江黃相達材以其先君子壺隱居士手抄此冊見示，乃熹昔年所受師說手書，居前記錄在後，伏讀愀然如復得。侍坐左右而聞其緒言也，顧悵懣懣，不能拳拳服膺以報。

萬一而荒淺昧陋趣錄之際又不能無失其深微之意三
復以還不勝悚愧然觀壹隱好學自強樂善不倦乃至於
此熹雖不及識面而於此亦足以窺其所存矣因竊記其
後而歸之達材昆弟其亦寶藏敬守精究而勉學焉以無
忘前人之訓慶元庚申二月八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袁州萍鄉縣社倉記

萍鄉胡君安之來學於余一日致其鄉人士君子之意欲
余爲之記其社倉之役及扣其詳則出是書一卷曰此邑
士鐘君誅之所爲也是倉之成鍾君及彭君公脩實有力
焉故所登載詳悉如此余固嘉其敏於事而又能述以文
也因念紹熙甲寅之歲赴鎮長沙道出茲邑邑之士子
余以觀於其學而請記之及行堂序間則既有亡友

清之之刻在焉余拱而讀顧而歎曰美哉乎子澄之言也
諸君日誦而時省之則亦無以余言爲矣即謝去不敢爲
而諸生至今猶有望於余也矧曰是倉之成既出鍾君之
手而此文又出其筆則亦何以異於學之有記而復何待
於余言哉又况天下之事是非得失固有定在而其盛衰
興廢亦有繫於時勢而不可常者顧余之衰謝淪落徒足
以爲是倉之累而不足以增其重諸君亦何所賴而求之
若是其勤耶爲諸君計莫若具刻鍾君之記以示後人使
讀之者有以知其成之之不易如此而不忍壞焉斯亦足
矣胡君告歸因跋其尾以授之且以寄謝庠序諸君使毋
忘子澄之教也慶元庚申二月辛巳春分晦菴病叟朱熹
書

跋周司令所藏東坡帖

蘇公翰墨為世寶藏故流俗多偽作者余家有其與德叟
先輩書兩紙詞意超然筆勢飛動觀者尚或疑之余亦不
能辨也今觀作肅所藏源流有自而二公賞識又如此其
亦可以無疑矣五月朔日朱熹云

跋章國華所集注杜詩

章國華過予山間出所集注杜詩示予其用力勤矣然其
所引東坡事實者非蘇公作聞之長老乃閩中鄭昂尚明
偽為之所引事實皆無根據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為文而
其前人名字託為其語至有時世先後顛倒失次者舊
考之知其決非蘇公書也况杜詩佳處有在用事造
外者唯其虛心諷詠乃能見之國華更以予言求之

百篇可也朱熹仲晦書

題林汝器論語集說後

友人范百崇嘗為予言語孟聖賢之言本自平易又有
先生相為發明義理昭著如日星然學者體味於心念
不已自然血脉通貫無所底滯然後可言有益於吾身不
然涉獵強記無沉浸釀郁之功則其所資亦淺淺焉耳予
愛其言因書於林汝器所編論語說後汝器以此說驗之
則其所編之是非得失當自見矣

題李太白詩

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原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
所以桃李樹吐華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若飛奔
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林光之携陳光澤所藏廣成子畫像來看偶記太白此詩
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
曾夢見他脚板耶

書周易參同契考異後

右周易參同契魏伯陽所作魏君後漢人篇題蓋放緯書
之目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故比他書
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讎正其間尚多疑晦未能盡
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
同道士鄰訃

題不養出母議後

禮不著嫁母之服而律令有之或者疑其不同以予考之
禮於嫁母雖不言親而獨言繼又著出母之服焉

以重而見親母之嫁者尤不可以無服與律令之意切
不殊也又於為父後者但言出母之無服而不及嫁母
亦舉輕以別重而見嫁母之猶應有服也余觀余正父之
所辨貢士之妾母雖非父卒子幼而更嫁然無七出之罪
而其去也有故則其實乃嫁母而非出也樂平令尹所論
之失正坐以嫁母為出母謂有服為無服而正父之辨之
也亦唯此二者之為急耳今乃獨有是嫁母也之一言而
不論其所以不為出而猶有服者顧反題其篇端曰不養
出母又但論其與古之出母者不同而不可從於不喪之
文則亦自相矛盾而反以證成令尹之誤說矣予懼夫覽
者之不能無疑故書此以質焉
王父雖不能深明其不為
出母然亦不敢正以出母
目之但篇末一處有不養出母字而自改出字為生抑正
字亦可見其大指之所在矣但少著力分明說破耳抑正

父之欲使夫人養是母也將使如何而養之耶予聞之母
嫁而子從者繼父爲之築廟於家門之外使其子祀之而
妻不敢與焉說者以爲恩雖至親族已絕矣夫不可二故
也此則是嫁母者生不可以入于廟死不可以祔于廟而
亦不可以養於家矣爲之子者率其婦子就母之家或舍
其側而養之則於禮也其節矣乎或曰此爲母之有家者
言之則可矣不幸而無以爲家則如之何築室于外可也
書張伯和詩詞後

右紫微舍人張伯和父所書其父子詩詞以見屬者讀之
使人奮然有擒滅讎虜掃清中原之意厚熙庚子劉置
康軍之武觀以示文武吏士

跋徐騎省所篆項王亭賦後

騎省自言晚乃得請廬法今觀此卷縱橫放逸無
媚意態其爲老筆亡疑厚熙辛丑仲冬乙酉新安朱
汪伯時所藏於西安淨石舟中

跋蘭亭叙

觀王順伯表起巖論蘭亭序如尤延之著語猶未免有疑
論余乃安敢復措說於其間但味務觀之言亦復慨然有
楚囚之歎耳朱熹

跋汪季路所藏其外祖滯石喻公所書文中子言

行卷後

王泉喻公手書王文中子言行以授其外孫其可謂不言
之教矣後學朱熹敬觀厚熙壬寅十二月庚申

跋泰山秦篆譜

乾道丁亥予訪張敬夫於長沙一日相與謁劉子駒文閣
其先世所藏法書古刻及逝世諸公往來書帖竟日不能
徧因出秦山秦篆譜曰此雖墨本然舊藏僅存此紙頃歲
有欲取以入石者顧手澤所在不忍壞遂已獨學易養生
二篇乃重刻本因取以見遺予受藏之後累年乃得篆譜
新本於江季路不知其何從得本以刻也因合二書通考
一卷追省前事如宿昔也劉丈多聞彊記清貧苦節少仕
州縣遇熙豐故家子孫輒引避饘粥不繼或憊卧終日而
處之泰然相見時已老尚能談說往事滾滾不休氣貌淳
古自然有前輩風度今不復有斯人矣去歲守潭俯仰青
游幾閱一世劉丈與敬夫逝去皆已久而劉氏子姪無不
無咎獨能閉門忍窮謹守家法又足令人感慨太息云

年慶元改號歲在乙卯五月丁未病中讀養性語因記其
後

跋蔡藻筆

蔡藻造筆能書者識之此故沅州呂使君語也因試其所
製棗心樣喜其老而益精弁深山陽鄰笛之感慶元丙辰
冬至前五日晦翁書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予頃年經行順昌懋筭管鋪見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秀
予獨何為有志不就之語於壁間者三復其詞而悲之不
知題者何人適與予意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再過其
處舊題固不復見而屈指歲月忽忽餘四十年此志真不
就矣道間偶讀此書弁感前事戲題絕句鼎鼎百年能幾

時靈芝三秀欲何為金丹歲晚無消息重歎貧營壁上詩
悔翁

跋周益公楊誠齋送甘叔懷詩文卷後

述傳精勤小物無有入於無間老監縱橫妙用諸相即是
非相且道二公用處是同是別叔懷於此卷中直下薦得
不妨奇特如或未然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元巳未四月甲申朱熹

跋陳剛中帖

陳剛中詩諸公跋語已具見其顛末周君季宏持以示余
使題於後顧熹復何能有所發明但計紹興庚申距今已
未六甲五子適一周矣胡陳雖死尚有生氣而彼紛紛
果安在哉嗟歎不足姑竊識其左方十月甲子雲谷老人

宋書

記遊南康廬山

勝翁與程正思丁復之黃直卿俱來覽觀江山之勝樂之
志歸時淳熙巳亥重午日翁子在甥魏恪侍行

書瀟溪光風霽月亭

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夏四月六日後學朱熹張揚卿王沆
周順林用中陳祖永許子春王翰余隅陳士直張彥先黃
翰敬再拜于瀟溪先生書堂下惟先生承天界系道統所
以建端垂緒啓佑于我後之人者厥初罔不在斯堂用咸
歎慕低回弗忍去熹乃復出所誦說先生太極圖贊其義
以曉衆咸曰休哉退先生之曾孫正卿君卿玄孫濤設饌
光風霽月亭祀真卿吳兼善僧志南與熹敬書以誌

朱熹 卷八 二

卷之四
三十三
余

遊密菴記

淳熙辛丑秋七月癸未朱仲晦父劉彥集敬父平父黃德遠方伯休陳彥忠來遊密菴仲晦父之子塾在彥集之子瑾平父子姪學雅學文學古學博學裘侍向夕冒大雨涉重澗登晝寒亭觀瀑布壯甚明日仲晦父復與彥集平父步自野鶴亭下尋澗底得水石佳處三四規築亭以臨之而陳力就深父繼至見之欣然許相其役遂復晝寒會雨小霽日光璀璨尤覺雄麗歸飲清湍以崇山峻嶺茂林脩竹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分韻賦詩明日復循澗疏理泉石飲罷而還道人宗慧宗歸有約不至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四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五

銘 箴 贊 表 疏 啓 婚書 上梁文

講座銘

紹興二十三年新安朱熹仲晦來為吏於同安而兼領其學事越明年五月新作講座以臨諸生顧其所以作之意不可以不銘銘曰
師道絕塞以圮其居今其言言亦莫我敢都前聖後師文不在茲如或見之有儼其思立之堂壇惟以有嚴厥臨孔昭式訛爾瞻

四齋銘

志道

曰趨而挹者孰履而持曰飢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

劉

不可須臾離子不忘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雖欲遠之安得而遠之

游藝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

鼓銘

擊之鏗兮朝既暘兮巧趨蹌兮

至樂齋銘

葉學古讀書蕭寺取歐陽子詩語名其室曰至樂紫陽

朱熹仲晦父實為之銘

呻吟比憲氣鬱不舒我讀我書如病得甦客問此書中作何味君乃嗜之如此其至趣為予語無味乃然是有味者乃猶乃羶天下之樂我不敢知至歐陽子乃噉斯詩我思古人實感我心惟曰惜惜式鈞且深

南劍州尤溪縣學明倫堂銘

天叙有典匪學弗明我作此堂大猷是經匪忠曷勸匪孝曷程咨爾學子永觀厥成

又四齋銘

崇德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污濁兮

廣業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

勝已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學古齋銘

浦城用侏嗣恭葺其先大父徽猷公所作學古齋以教
齊宗族子弟新安朱熹為題其榜周侯又來請銘則維
其意乃作銘曰

相古先民學以為已今也不然為人而已為已之學先

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是之
澤及萬物為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
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
眇綿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
來齋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齋斯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
咨詢謀度絕今不為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其
銘之以警厥初

尊德性齋銘

內第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予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
夫請銘因為作此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
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汗卑淫視傾聽

情其四肢襲天之明慢人之紀其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
監此祇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盃須臾顛沛
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敬恕齋銘

莆陽陳師中讀書之室新安朱熹題以敬恕且為之銘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已所不欲勿施
于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已窮物惟我所便
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歛焉厥躬于墻于羹仲尼子弓內順
于家外同于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為仁之功曰此其
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求放心齋銘

番陽程正思作求放心齋汪子卿祝汝玉既為之銘

朱熹撥其遺意復為作此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
不測發揮萬變立此入極畧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
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詘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
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之

書字銘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
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劉屏山復齋蒙齋二琴銘

屏山先生之琴二其桐子瑯葆藏之門人朱熹敬為作
銘

匪金匪石含玉真兮雷伏干腹閱其神兮砰然一作萬物
晉春兮我觀器寶懷若人兮主靜觀復脩厥身兮與時偕
誦而不及其伸兮復齋
狎之幽然者若直其遇險而止寫之冷然者若導其出山
之泉蓋先生之言不可得而聞矣若其亨貞之意則託於
器而猶傳蒙齋

黃子厚琴銘

黃子琴號純古晦翁銘之

無名之樸子所琴兮扣之而鳴獲我心兮杳而弗默麗
濠兮維我知子山高而水深兮

紫陽琴銘

琴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欲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

子鈞其深

尺銘

有蠹其經有棘斯緯字體變化忽與神會倨句如矩其
則直我端我躬允相茲尺

又

魯曾氏作斯器正文字界來系

窻銘

言思恣動思躡過思棄端爾躬正爾容一爾衷

寫照銘

乾道九年歲在癸巳予年四十有四而容髮凋悴遽已如
此然亦將脩身以畢此生而已無他念也福唐元為
子寫照因銘其上以自戒云

端爾躬肅爾容檢於外一其中力於始遂其終操有要保無窮

題魏府藏趙公飲器

趙公飲器魏府藏我思兩公愛甘棠惟魏子孫寶無斁敬奉其盈如弗克平陵朱熹拜手書

魏國公府犀爵銘 丞相趙公所饒公者

天水公屹堂堂舉兕爵孰敢當惟魏公一心膂受藏之永終古後之人奉其盈如不克視熹銘

懷王硯銘

我輯壁簡大灑以存孰摯其實使與斯文點染之餘在適客墨爾毫端毋俾玄白慶元丁巳三月庚子

懷王南谿近出此石徐斯遠以予方討禮篇特以

會分半葉以屬呂子約於高安因假寄之

荒落日南至晦翁記

藏書閣書厨字號銘

於穆元聖繼天測靈出此謨訓惠我光明求言寶之匪金厥籙含英咀實百世其承

敬齋箴

讀張敬夫主一箴撥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云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

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
交正須更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
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瀆亦斃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鄉
司戒敢告靈臺

調息箴

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倚移靜極而虛如春
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氣氤開闢其妙無窮孰其尸之
不宰之功雲卧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易五贊

原象

太乙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皇昊義仰觀
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餘乃支一各生兩陰陽

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陽陰以壹耦而
加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
三才在日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日乾奇奇而耦兌次
二馬奇耦而奇次三日離奇耦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
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睹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
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為儀中畫為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
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為體往此
來彼變易為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
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
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
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為
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義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

卷之六十五
王真傳
劉冠用

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述旨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
聖人聰明睿智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
以斷可否作為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
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偽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
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爻及周公六爻
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推
語臣則忠鉤深闡微如日之中暨乎末流淫于術數
成敗黃裳亦誤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絕八索以
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
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謬加
巖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
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
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漏維用存疑敢曰
垂後

明筮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
無為其為用者四十九著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著
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于扚初扚
左手無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扚之奇通掛之筭
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扚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
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
其辨伊何四五為少八九為多三少為九是曰老陽三多

為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
既得初爻復合前著四十有九如前之為三變一爻通十
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
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
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
消息盈虛捨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入始喜
來復

稽類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象以
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為
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
為山兌說為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偶
齊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為正二五為中二臣五君
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
君子居之凡陰斯隱小人是為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
局變謹此為則

警學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肅有翼其臨于卦于爻如筮
斯得假彼象辭為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
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
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
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
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繁靜精微
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與旨

卷之六十五 九

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之

復卦贊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爲工陰闔陽開一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翕然具此全美其在于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無垠有垂其萌有側其德于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息閉關仰止義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辭以詔無倦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

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負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盖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橫渠先生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

疾書訂頌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脩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象凜然可肅薄夫

張敬夫畫象贊

亡友荊州牧張侯敬夫畫象新安朱熹為之贊曰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濟秋豪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安曹也耶

呂伯恭畫象贊

格蒼潘君叔度畫其先師東萊呂氏伯恭父之象

菴退老堂之上曰使西河之民毋疑我於夫子也

友朱熹贊之為作詞曰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陳明仲畫象贊

故侯官大夫陳君明仲之象友人朱熹仲晦父贊之曰介然而不使人忌者其自持之謹溫然而不使人狎者其

沈愛之和其仕也自詭以循良之最其學也自期以德行
之科嗚呼孰謂其資此志而中道以沒使吾老於其里而
不得為東阡北陌之經過也耶

程正思畫象贊

程君正思畫象朱仲晦父作贊

嗚呼正思退然如不勝衣而自勝有以舉烏獲之任言若
不出諸口而衛道有以摧髡銜之鋒俛焉日有孳孳者吾
方未見其止乃一朝而至此則天曷為而不假之壽以感
其終嗚呼此猶未足以見其七分之貌來者亦姑以是而
想象其遺風紹熙壬子重陽前一月書

書畫象自警

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潜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

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
脩或庶幾乎斯語

聚星亭畫屏贊并序

按世說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无方將車
季方持杖從後長丈尚小載著車中後漢書曰陳寔字
為聞善令遷太丘長脩德清靜百姓以安後以黨人連
及逮捕人多逃避求免寔曰我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請
囚焉遇赦得出寔獨用焉後復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
士無往弔者而寔平心率物或有爭訟輒求判寔曰
全宥寔在鄉間寔解累徵不起年八十四卒謚曰文範
直退無怨者黨寔解累徵不起年八十四卒謚曰文範
先生又好章句州里稱其知人李固李膺皆師宗之舉賢
而方正對策幾刺貴倖而歸閑居養志又曰陳紀字元方
良方稱為神君棄官而歸閑居養志又曰陳紀字元方
明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譙字季方又
寔之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紀
子羣字長文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
為魏司空

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荀淑有八子儉親靖肅汪爽肅
揚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為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
晴字叔慈有至行不仕早卒號曰玄術先生
年十二通春秋論語穎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
雙舉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數千言即棄官去後坐
黨錮隱遁十餘年董卓用事啟拜司空爽以車忍暴終
危社稷多舉才畧之士與王允等密謀討之未及而以
病終後允乃竟誅卓觀子或字文若少時父以畏禍為
娶宦者唐衡女後從曹操操以為謀主比之子房及操
將受九錫或諫止之於時太史奏真人東行續晉陽
遂為所害或亦作郁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日陳仲
從諸子姪造荀父子于時德考亭陳氏故有離榭名以
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考亭陳氏故有離榭名以

得相其後事既又為之本原事迹畫著屏上并為之贊
 以視來者云
 倚歟陳子神嶽鍾英文淵範懿道廣心平危孫汗隆卷舒
 自我是日庶幾無不可獻身安衆弔豎全邦爛然方寸

秋月寒江願言懷人曰我同志故朗陵君荀季和氏連
 對起麗澤潛滋優而不見有黯其思薄言造之願無僕役
 獨呼二兒駕予以出青芻黃犢布憶柴車策紀前衛杖謀
 後趨所造伊何高陽之里維時荀君聞至而喜顧謂汝靖
 往應于門七龍矯矯布席開尊靖肅而前翁拜其季何悟
 斯晨得見清穆命爽行觴旅饋次陳馱酬交錯禮度情親
 載笑載言罔非德義益邁乃猷以輔斯世髭髯兩稚亦真
 膝前原深本固莫出匪賢維此慈明特謝禱匹晚際國屯
 敢憚濡迹贅梳之命恃以少延邦朋之最孰與為先郁乃
 附曹羣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共歎崇臺回極于以占天
 猶曰茲野德星萃焉我寓有亭舊蒙斯號今刺前聞象儀
 以告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槩余衷百爾窺臨

竟考母忌死國承家亦奉明戒

南康軍到任謝表

臣熹言伏奉勅命差臣權發遣南康軍尋具辭免奉聖旨
不允辭免令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臣已於
熙六年三月三十日到任交割職事訖者迂愚無用久陪
香火之班臨照不遺驟假兵民之寄懇辭弗獲宣布云初
感極涕零愧深汗洽中謝伏念臣受材凡近賦性顛蒙徒
能讀古人之書夫豈識當世之務頃蒙登進獲奉清閒
遠迹於丘樊遂閱歲華之久顧馳心於魏闕敢忘葵藿之
誠中兩奉於除書亦屢祇於召節銜哀抱病既莫效於
馳假寵疏榮反繆膺於眷獎方誓堅於素守庶少答於
知豈意因仍復階任使論資校考既已極於超踰端分

龍懼愈難於稱塞矧自垂於夙志又仰負於前恩
歷而莫回終坐懦庸之無守遂扶衰朽暫別故山已見吏
民具宣德意豈曰昨非而今是實繇義重而身輕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性得堯仁道高舜哲念安民之不易故慮尤
軫於遠方謂知人爲甚難故用或收於棄物致茲孱瑣亦
備使令臣敢不仰奉詔條俯詢民瘼儻粗聞於疾疢詎辭
撫字之勞冀少假於旬時卒上退藏之請尚全末路克對
寵光

浙東提舉到任謝表

宣教郎直祕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臣朱熹上
表臣言準告授臣前件差遣填見闕臣已於今月六日就
本路蕭山縣交割職事訖者權於偏壘付以外臺便道造

朝單車詣部延見父老問其疾苦之因宣布詔書諭以丁寧之意榮踰望表懼溢情涯中謝伏念臣生長田間棲遲林壑居然朴拙見謂迂踈潛心竊慕於師承行已敢干於義命會逢聖旦參預時流驟自草萊起分符竹乾坤大德施且不貲螻蟻私情報於何所屬歎歲民無艱食謂愚臣職有微勞寵之冊府之華畀以近畿之節雖駑馬之十駕後者鞭之然鼯鼠之五窮技止此耳母乃累公朝之選以爲多士之羞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闢舜四門馭周公欲尺寸之長並用致辱微之品亦收比奉對揚親叨臨大明委照不棄負薪之言零露疏恩更下賜緡之令頌所在稱塞爲難臣惟當恪意講求因時施舍不能則止小已之便文當官而行慕古人之報國庶殫毫末上謝

謝依所乞仍舊直寶文閣及賜詔書獎諭表

臣熹言臣昨具狀辭免新除祕閣修撰恩命近準尚書劄子奉聖旨依所乞仍舊直寶文閣仍賜臣詔書一道特加獎諭者白記上聞幸曲全於愚守璽封下逮庸特示於異恩祗服以還戰兢無已中謝伏念臣學雖遠俗意敢近名徒以迂踈蚤絕榮途之望乃遭神聖晚深國士之知中少效於驅馳竟靡聞於報稱及奉金華之召寧忘丹宸之忠顧惟塵腐之淺聞莫副緝熙之隆指逮復退閑之秩仍并論譏之華寵雖荷於殊常義終慙於非據故上聖方臨於宸極而微臣屢觸於天威自度孤危豈勝糜滅敢意出綸之渥有嘉陳義之明幸引分之少安愧叨榮之愈甚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重明必照大度并容謂臣粗業詩書諒亦有聞於古義憐臣稍知廉恥欲其無負於初心特屈憲章過形褒勸臣敢不服膺至教邁迹前修不伎不求何止終身之誦是彝是訓庶幾有極之歸臣無任

漳州到任謝表

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熹上表臣熹言準勅差前件差遣已於四月二十四日到任訖抱病支離莫副光華之遣封章懇切更叨選用之良引避弗回兢惶失次即強扶於枯朽已親見於毫倪仰戴恩威俯深感德中謝伏念臣蚤由場屋獲廁縉紳惟自信其迂愚故絕意於榮進中荷壽皇之深眷屢嘗收用而終許退藏竊恐聖之誤知亦既閱勞而復加任使凡此兩朝之

一介之能堪矧漳浦之名邦實旣闡之絕徽青衫補嘗粗習其土風白首分符今庶少安於昨俗靜揣不才之分極知為幸之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近法非功遠循堯道九德咸事尚憂片善之或遺四方無虞猶軫一夫之不獲肆曲收於棄物俾加惠於遠黎臣敢不深體皇仁廣詢民瘼筋骸可勉豈忘盡瘁之勤疾疢或加未免告歸之瀆尚繁覆燾卒遂生成臣無任

除秘閣修撰謝表

朝散郎新授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鳴慶宮臣朱熹上表言準告授前件職事臣再具辭免奉聖旨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依已降指揮不許辭免臣已於八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祇受訖者愚誠屢黷初必冀於矜從成命莫回反重勤

於褒借叨踰已甚俯俸何容中諭伏念臣賦質甚迂遭時
獨異項罷外臺之使荐陞內閣之華至於論撰之除尤荷
聖神之眷顧無名而有愧遂歷惻以新哀本謂壽皇知遇
之深當卒全其素守敢意睿主清明之德即洞鑒其丹衷
逮茲因事以求開重以牧民之無狀乃遭黜幽之典復加
申命之恩危惻再殫命音終闕更諭崇儒之意俾知假寵
之由仰隆指之若斯豈固辭之敢必措躬無所引分弗遑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日新至仁天覆欲風勵於四方
之士諒用獎於一介之臣臣敢不祗服訓詞恪思職業
揚休命惟慚薄技之無堪敷暢遺經尚冀方來之有補
茲塵瀆少答生成瞻望闕庭臣無任

潭州到任謝表

散郎秘閣修撰權發遣潭州軍州事主管湖南
公事臣朱熹上表言臣昨準告命差臣前件差遣已於五
月初五日交割職事訖者衰病臥家不堪驅使設恩分闈
重玷選掄雖屢控於懇辭頗曲勤於褒諭寵榮實異感懼
難勝亟扶曳以就塗已支持而視事中謝伏念臣迂踈末
學災患餘生得陪香火之班豈復冠紳之念海瀕牧養尚
愧疆頽嶺表蕃宣幸蒙反汗豈期巨屏洵拜明綸昔獨避
禮樂之華今專辱詩書之試况學蕪嶽麓修明遠自於前
賢而壤帶洞庭鎮拊近煩於元老俾承二任孰稱萬分豈
惟冒辭遠就近之嫌抑恐為知人安民之累雖欲量能而
易地自知無力以回天勉見吏民具宣威德玆蓋伏遇皇
帝陛下文明出治仁孝保邦謂臣有討古之勤以臣懷澤

物之志假之師帥之職責以治教之功臣敢不仰佩訓詞
俯殫學力雖馳驅靡及唯知趨事之誠或黽勉不前願遂
歸田之請預陳悃悃終望矜憐

謝除待制待講修撰實錄表

臣熹言伏奉命授臣煥章閣待制待講又準勅差兼實
錄院同修撰者分闡南州愧蔑一毫之補論經內閣恍驚
二命之頒昇交職以仍兼戴上恩而愈重藏逃莫避踴
靡容中謝竊以王求多聞是惟建事帝入西學于以上賢
當始初清明之朝資朝夕論思之助作於心而關政事必
救其原修其身以及國家要知所本非精誠之有格每
說之足云視孟軻之敬王始不負聖人之學為張禹之
祿殆將貽天下之憂况薦紳之所難又載筆之為重

汗青之可銷豈槁項黃馘之能為念昔先臣嘗掌
正熙寧元豐之轍舛嚴於朱墨之分辨元祐紹聖之譏誣
炳若丹青之著苟無家業曷踐世官情而居之吁亦危矣
伏念臣見聞甚狹才識非長開七袞之殘年荷三朝之異
眷頃叨崇政之選嘗獲遂於終辭茲玷邇英之聯覩莫從
於素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言稽往訓動法成謨以緝熙
光明之美而佛時仔有以剛健篤實之資而日新其德念
遺大投艱之託惟好善忘勢之勤借是孤蹤聿來多士講
魯論一箴之義敢竊企於師傅誦楚史八索之文庶無忘
於規益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待制仍舊充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謝
表

臣熹言伏蒙聖恩以臣累奏辭免煥章閣待制特降睿旨
依臣所乞仍舊充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者假寵過
優居速冒榮之愧封章屢卻退深留令之虞敢謂天慈
從人欲恩隆莫報感極何言中謝伏念臣早以迂儒濫塵
官簿晚逢興運設簡淵衷首頒召節之光華促侍經帷之
清燕趨箱侍對復過借於龍光袂策陳詞竟何裨於帝
旋奉閔勞之詔適諧退處之私雖竊便安甫深滋戀第
山林之遠迹難通禁闈之近班亟冒威顏荐輸卑悃幸
陳之大義已孚於未拜之前故引避之微誠得遂於終
之後然匪聖神之洞照敢期耆陋之曲全而况內閣簡
未替兩朝之深眷舊邦香火有嚴四聖之真游足安
之期允謂非常之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涵萬有

無謂臣於勸講之功雖無所就察臣所懇辭之意
於誠特畀俞音使償本願臣敢不益堅素守仰稱鴻施景
雖迫於桑榆力難報國身未填於溝壑詎敢忘君臣無任
落職罷宮祠謝表

臣熹言臣前任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今年五月十
三日已該滿罷至二十七日伏準尚書省慶元二年十二
月劄子節文臣寮論臣罪惡乞賜睿斷褫職罷祠奉聖旨
依臣已於當日謝恩祇受訖者罪多擢髮分甘兩觀之誅
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遠復尋於白簡始知麗於丹書
鐫延閣論議之名輟真祠香火之奉茲為輕典允賴洪私
捧戴奚勝感藏曷喻中謝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蚤
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眷獎晚逢興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

自藩維擢參帷幄略無可紀足稱所蒙暨遠去於朝行即
永歸於農畝然猶賦之佚祿使庇身於卜祝之間實在清
流容厠迹於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逕悔尤乃弗謹於彝
章致自投於寬網果煩臺劾盡發陰私上瀆宸嚴交駭聞
聽凡厥大譴大訶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
交歸亦乃羣情之共棄而臣憤眊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甬
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獨回日月之光畧首從之常規
俾但書於薄罰稽青終之明訓儻許卒遂其餘生是宜
涕之易零已覺大恩之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
覆舜哲周知謂表正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
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冥頑獲逃竄極臣敢不涵濡
刻厲愚衷雖補過以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室而憂

未忘葵藿之初心瞻望闕庭臣無任

洛祕閣修撰依前官謝表

臣熹言臣昨於慶元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
節文臣寮奏臣罪惡乞與褫職罷祠奉聖旨依劄臣照會
臣即於當日望闕謝恩解罷職名仍奉表稱謝去訖今於
月 日復準都進奏院遞到 月 日告命一道
付臣落祕閣修撰依前官者彈文上徹已幸免於嚴誅詔
墨下頒復寵加於明訓閱時既久祇命惟新感極涕零懼
深首隕中謝伏念臣草茅賤士章句腐儒惟知偽學之傳
豈適明時之用頃叨任使已屢奏於用功旋即便安復未
能於寡過致煩重劾盡荷宿愆謂其習魔外之妖言覆市
屢之行行有母而嘗小人之食可驗恩衰為臣而高不事

宋史 卷之五 龍文 三十一

之心足明禮闕以至私故人之財而納其尼女規學宮之地而改爲僧坊諒皆考覈以非誣致使竄投而奚憾不虞恩貸乃設保全第令少避於清班尚許仍居於散秩勅璽書之來下忱歲律之遷周視要囚詎止於旬時蓋存遷就逮數惡難從於末減猶聽省循口誦以還心銘敢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兼覆載明極照臨作福作威總大權而在已曰賢曰佞付公論於得人謂罰刑固足以懲姦而賞豈容於匿指式敷顯號徧警具察臣敢不深省昨非細尋今是年齡晚雖悲後効之無期肝膽輪囷尚喜孤忠之有在誓堅死守觀答生成

致仕謝表

臣某言四月二十三日準尚書省遞到勅牒一道伏奉

守本官致仕臣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
方疑宿負之未償引戶校年忽慶湛恩之純被適符
遂沐殊私揖杖知榮戀軒增慨中謝伏念臣聖朝賤
谷鄙生自審凡材每抱遺經而求歎入嗤僻學雖逢盛旦
以何施乃誤選掄過叨任使然計出藩而入侍善無毫髮
之稱獨聞倡偽以黨姦罪有丘山之積果煩清議卒抵大
何幸夙簡於皇明得下從於輕典跡已安於昨里祿猶寄
於朝班出入三年未能寡過周旋再赦亦既蒙恩乞臻告
老之期亟決歸田之計尚意拘縻於謫籍豈容遂休佚之
懷暨聞播告於臺評方喜有允俞之望本原所自會幸何
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聖自天文明周物當彼忠佞交
拏之際既皆判別而不疑逮其精華欲竭之時壹與休息

而無間智仁兼盡威德並流豈但一夫獨為私幸臣敢不仰陶至化俯遂餘年廣屢細旃雖已絕雲天之望東阡北陌尚難忘賦畝之忠生復何為死而後已

一云仰潛至教益厲初心懍歲月之無多雖已不堪於把玩悵淵冰之未免獨何敢怠於戰兢誓畢餘生仰大化

天申節賀表

黃屋非心茂對重明之運玉卮為壽聿臨戴育之辰慶在中天驪騰廣域中謝恭惟尊號至仁被世盛德在躬立聖政九百五條行堯之道履帝位三十六載薦堯于天得人時心至愉而形至佚為天子父貴無敵而富無命之用休宜降年之有求臣欽逢盛旦假守偏城

而望蓬萊阻陪拜手觀泰元之授神策徒切健心

會慶節賀表

盛德當陽光啓重熙之運羣心就日樂推歸美之誠有開繞電之祥敢罄祈天之禱中賀恭惟陛下慶流有衍德合無疆膺曆數以在躬垂衣裳而致治接黃帝推策迎日之統以莫不增過周家定鼎卜年之期自今其始臣承流支郡幸際昌辰鼇抃千官班阻趨於文石嵩呼萬歲祝敢後於華封

天申節功德疏

式逢舜旦慶龍樓虹渚之祥仰祝堯年假玉籍金輪之教大啓天人之會以伸臣子之心尊號伏願注南斗之長生等西方之無量上千萬歲壽阻趨文石之班同億兆人心

願效華封之祝

會慶節功德疏

聰明作元后式開長發之祥黎獻惟帝臣願上無疆之頌
欽崇殊利庸假勝緣恭願陛下日月照臨乾坤廣大仰瞻
魏闕莫陪虎拜之班願比華封請祝虹流之祉

祈雨疏

丁壯在田厲農功之既作陰雲布野閔時雨之尚愆由
政之不修顧疲民而何罪肆陳丹悃仰籲蒼穹伏願鼓
雷霆亟霈為霖之施澤及牛馬併銷連死之憂瞻仰歸
吁嗟請命

卧龍潭送水文

徑分靈液來即祠壇誠未格於幽潛澤尚愆於田畝

尚神聽之淵冲鑒惟衷而響答
尚神聽之淵冲鑒惟衷而響答

與江東張憲啓

項奉誤恩持令試郡屢陳危悃未許投閑懼留命以干誅
已諫辰而就道伏念薰器非適用才不逮人粵自壯年荐
罹災患暨茲晚景益就衰頹逝將屏迹於荒寒敢復萌心
於仕進屬九重之過聽恥一士之遐遺曲賜甄收載加湔
拂遂從祠館畀以郡章倦鳥依林久絕高飛之意潛魚在
沼但知深入之安而况恩既厚則其責為甚深力不能則
雖勞而無補遂竊祈於罷免卒無幸於矜從輿病以來疆
顏特甚近瞻斧鑿益愧冠紳恭惟德厚望隆材宏用博適
布宣於使指已明謹於邦刑激濁揚清吏咸思於稱職持

平履正人自以為不究別是衰遲獲依庇肩載尋曩昔幸際光儀欽板趨庭茲不特少伸下吏之敬奉命承教殆有以深慰積年之恩春令向深嘉生成遂冀茂經於福履以前對於龍光頌願唯深敷宣莫既

與葉提刑啓

術瞻精明材猷敏瞻頃屢將於使指茲復謹於邦刑深屬法令之原吏無以肆茂著平反之績人用不究顧此妄將依託肩修容以進即伸巡屬之恭奉教於前預切之畏春和在序淑氣方升惟加厚於保綏用對揚於傾瞻之悃頌述矣殫

與姚提點啓

學貫古今材周鉅細茲暫勞於節傳起盡護於東南子

相權已懋無窮之計君民兩足更宏可大之規願此安將依庇肩修容以進同上

回寄居趙將仕啓

熟聞英譽有日于茲忽奉珍函為禮特厚啓緘疾讀荷意難忘伏惟玉葉傳芳璇源孕秀謙恭克守綽有老成之風問學自將盡脫豪華之習宗盟推重公聽益孚會看發軔之初即快亨塗之騁熹屬叨誤寵驟昇左符方斯引分以投閑未敢修書而見意豈圖先辱良用厚顏春然息偃之安庶幾得請邈矣披承之願徒切馳情

回楊通判啓

恭聞高誼雖識面之未諧遽辱珍函仰為謙之特厚拜嘉寵甚荷意難忘恭惟識量淵深器資宏博盤根錯節知剗

割之無難茂實英聲蓋蜚騰而甚久頃任監州之寄已聞
奏課之優豈容堅卧於鄉閭會見橫翔於禁闥熹屬叨設
寵驟昇左符方斯引分以投閑未敢修書而見意豈圖先
辱良用厚顏眷然田里之安庶幾得請邈矣門墻之隔徒
切馳情

回曹職官啓

分符假守深懷躡次之慙抗疏投閑久露由衷之請誤蒙
僚之雅眷辱華問以爲榮伏惟材識通時器資宏博越
剴劇曾無盤錯之難約已奉公克有廉勤之譽會聞交薦
即見橫翔熹久與世踈難堪吏役儻資忠益或免悔尤
疾病之有加不任牽勉念合并之無日祇益傾馳

回教授啓

深淳行能端直辟雍受業久聞多士之推先泮水
復見諸生之承式英聲日茂異數鼎來熹久與世踈

回都昌知縣啓

分符假守深懷躡次之慙抗疏投閑久露由衷之請誤蒙
僚之雅眷辱華問以爲榮伏惟某官器宇宏深才猷敏即
銅章墨綬煩暫試於鳴弦錯節盤根顧何勞於遊刃會
課最別奉詔除熹久與世踈難堪吏役儻階聯事庶獲蒙
成悵病疾之有加不任牽勉念合并之無日祇益傾馳

與正言啓

懇辭使節敢擇地以求安申界郡符忽自天而疏寵凜難
回於上命耿莫遂於初心以數年之餘任千里撫摩
之寄雖加強勉尤切凌兢伏念熹林壑閑蹤布韋故習少

而慕古師出處於前修介不通今恥浮沉於流俗曩荷聖
神之眷屢加選用之榮當官而行蓋圖報上知難則止匪
欲爲高既疾疢之交攻且形神之俱耗久便田廬之偃伏
詎堪原隰之驅馳辭尊居卑豈爲貧而猶仕投閑置散
揣分之誠宜敢期宸渥之過優復使侯藩之假守意昔
之游宦固嘗習熟於鄰封謂晚歲之衰殘尚可從容於
院然比年之非舊由積弊之相仍財賦既促而費用寢
田產不均而姦欺滋出要必更張而乃善恐非卧治之
勝深虞五技之窮仰負九重之託伏惟正言大明國論
振朝綱心正意誠蓋得本原之學諫行言聽沆瀣膏澤之
流每於獻納之雍容尤務推揚於踈逖肆如枯朽誤
宣二千石之第循良已預慙於共理八十日而賦歸

何德於終更悃悃之私刻摩罔既

謝政府啓 漳州解罷得祠

迫憂患以求閑方陳危懇即便安而誤寵并沐殊私弗
懇辭迄成忝冒伏念熹學惟信已材不逮人生際休明豈
自甘於淪弃病侵遲暮又莫奉於驅馳比叨民社之臨循
冀桑榆之効屬私門之變故致公務之弛墮甞俛旬時已
積簡書之畏顧瞻疇昔未忘香火之脩仰洪造之不遠服
明恩而已厚敢意便蕃之錫更陞論譔之華顧壽皇特達
之深知昔幸容其遜避而聖上丁寧之申命今復軫於眷
懷誰拜賜之無名屢騰章而自列重煩睿旨曲借寵光仰
戴皇慈欲終辭而不敢自憐末路知仰報之難圖祇命以
遂借躬無所茲蓋伏遇丞相國公妙熙天緯獨運化鈞

天
文
集
卷
之
五
三
十
六
劉
中

相公力扶皇極蜀運鳴樞參政欲儲材於朽鈍之餘肯垂
洞知相公夙惟衆望久贊化約
意於事功之外遂令衰晚有此叨踰熹敢不思稱榮名勉
終素業考諸前聖僕不謬於正傳覺彼後知或少裨於大
化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答辛幼安啓

光奉宸綸起持憲節昔愚民犯法既申震讟之威今聖上
選賢更作全安之計先聲攸暨慶譽交興伏惟某官卓犖
奇材疏通遠識經綸事業有股肱王室之心游戲文章亦
膾炙士林之口輶車每出必著能名制閫一臨便收頽
茲久真庭之逸爰深正宁之思當季康患盜之時豈
處間之日果致眷渥特昇重權歌皇華之詩既論
之好稱直指之使想潛沂郡國之姦第恐湯藥不

安祠祿獲託部封屬聞斧繡之來音致鼎
頌緝禮過委駢緘雖雙南金恐未酬於鄭重况一本
奚助於高明但晤對之有期爲感欣而無已

還鄉謝人惠書啓

遠勤車蓋已欣獲奉於清標寵被函書復喜與聞於雅趣
第慙衰陋莫稱揄揚雖請誦其所聞蓋嘗自竭尚敬脩其
可願式副深期過是以還未知所報

謝人授生日詩啓

年及無聞已負蓬弧之志日臨初度復增莪蔚之悲設辱
謙光俯加賁飾頽茲衰朽雖黼黻以何施仰歎瑰竒用襲
藏而爲好

回謝解啓

三六

待問澤宮登名天府方幸究宣於明詔敢期設枉於華牋
披味以還感藏難喻解元先輩學高庠序行著州閭疇昔
旦評已推高於前列厥今歲舉反見屈於後來碩奠議之
弗平宜壯圖之未快然察四端之固有第聞辭遜之心旋
觀三揖之彌文蓋敦廉退之節矧是專經之舊豈忘立教
之端諒考聖言益恢賢業林洙泗斷斷之弊尚及此時致
唐虞濟濟之和更期異日

回黃氏定書

樞衣問政夙仰吏師之賢登幣結婚茲喜德門之舊遠承
嘉命良慰鄙懷令兄察院位第四令姪直鄉宣教屬志
儒父知為已喜第二女子服勤女事殊不逮人雖貧同
之求實重量材之愧惟異日執事以見儻免非儀則
覆瓿之傳庶無墜失此為忻幸甚可喻云

回范氏定書

兩翁抗議已借許國之忠再世聯姻遂忝通家之好及
幸會夫豈偶然伏承某人詩禮有聞方謹好迷之擇而嘉
女德容未習亦期吉士之歸誤煩匪斧之求遽委儷皮之
聘欽承嘉命實重未懷雖唐虞世祿之榮莫容攀附然鴻
耀素風之懿或可庶幾欣荷之私敷陳罔既

回周氏定書

里間追逐久欽臭味之同媒妁往來遂講婚姻之好靖言
衰落敢意板聯敢承令第府刊以第二令姪先輩詩禮早
聞不輕授室謂豈長男房下長孫女組紉粗習亦欲有家
飭禮幣以見臨枉函書而甚寵老懷易感適增抵牾之悲

之子于歸儻遂乘龍之喜其為慰幸豈易名言

同安縣學經史閣上梁文

兒郎偉大同古地駱奧名邦間出巨人鼎在公卿之位亦
多士鬱為閭里之師雖山川之炳靈迺教化之純被比
罹屯難益復澆腐學校荒涼父風猷之不競圖書散脫闕
絃誦以無聲詔令墜而弗宣父兄以為大戚顧惟竊食敢
不究心是以申諭諸生俾沈潛於訓義力哀衆記務廣博
其見聞幸大府之哀憐總羣書而推予惟上賢篤意於教
誘使邑子蒙幸於作成爰即學宮創為傑閣庶緘滕之
固絕蟲鼠之覬覦既畫諾於縣志旋受金於省戶西曹
功羣彥併心而吏惰不供幾若道旁之室顧人疲久役
起澤門之謳迨程事之既竣

期不惟士得讀未見之書人知自勵且使書

窮之利計以求存聊出詞章用升梁欂想均童耄共此

評

兒郎偉拋梁東曉日曛曛出海紅照見黌堂通復閣層甍

如畫插晴空

兒郎偉拋梁西春草秋雲極望低文圃山高君莫羨聖門

巖嶼與天齊

兒郎偉拋梁南滄溟無際水天涵蕩瀟魚龍君莫畏淵源

學海更潭潭

兒郎偉拋梁北錯落衆星高拱極昭回運轉君莫疑燦爛

光明在方冊

兒郎偉拋梁上聖朝碩輔蘇丞相曾無君子定虛言猶是

天

卷八十五

二十一

刻

諸生丈人行

兒郎偉拋梁下人老遺書追董賈諸生勉繼舊

時泰

不憂身在野

伏願上梁之後士無廢業家有傳書究述作之原遂見古
人之大體際功名之會起為當世之儒宗惟不悖其所聞
乃式符於深望

梅庵先生集

文公文集卷八十五

